

邓红梅 主编

解语花

半边风景丛书

王骁骊
刘靖渊 著

传统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食色性也 □ 何事世人偏重色

云解有情花解语 □ 丹心寸意

处处芳草 □ 此意谁得知

主体的失落和扭曲



半边风景丛书

邓红梅 主编

解语花

传统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王晓丽 刘靖渊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语花：传统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王晓骊，刘靖渊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8

(半边风景丛书/邓红梅主编)

ISBN 7-202-02874-3

I. 解… II. ①王…②刘… III. 女性—人物描写
—文学研究 IV. I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9973 号

丛 书 半边风景丛书

主 编 邓红梅

书 名 解语花

——传统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著 者 王晓骊 刘靖渊

责任编辑 王 静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苑丽娜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供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9000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7-202-02874-3/G·554

定 价 1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荒荒宇宙，莽莽乾坤。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诞生了人类这一有别于其他一切生命的高级生物。这个会思想、有感情、能言语、能劳动的高级生物，这个有时自命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有时自谦为宇宙生命谱系中普通一员的心理复杂的生物，是怎样逐步进化而来的？在进化的过程中，男女两性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女性是怎样从人类的“一半”，失落她的权力而堕落为一个人类“次等生物”的？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两性历史而言是相当重要的问题，虽然有物种进化论、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和学说来试图解答它们，但是，对于已经远远漂离了历史源头的现代人来说，又总感到有些答案是令人疑惑的。对于一些问题在逻辑上作出的解答，未必尽合历史的本来样子。因为，历史发展虽然有其规律性（理），但又往往充满了偶然性（时势或情势）。比如，两性诞生时是先有男还是先有女，抑或男女同时而诞生，就是其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不过，在人类所创造的古老神话中，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寻找谜底的企图。在基督教的《旧约》中，人是通过“上帝之手”创造出来的，由亚当到夏娃——由男人到女人，体现出的是上帝自己这个威力无边的男性之神的意志；而在古代中国的创造神话中，人类却是由一个女性的神——女娲所

造，“女娲抟黄土以作人”。在这里，她所捏出的泥人究竟是男是女，还是有男有女，并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人们所关怀的是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差别的先天成因。换句话说，女人和男人诞生顺序的先后，并不是导致以男人为主或者以女人为主的两性格局的“隐喻”。而如果把神话看成是由有着一定历史文化的人类之幻想凝聚而成的精神意象，那么可以说，男人创造人类和女人创造人类，代表了世界范围内异常丰富的各民族神话资源中所仅有的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看起来无法调和，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区域里都有着一定的权威性，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则可以从这些或者带有母系社会遗痕、或者已经是父系社会产物的神话中清晰地看到：女性始祖和男性始祖具有同样的创造能力。

起源神话反映的与其说是历史的真实，毋宁说是人类在认识男人和女人方面的经验倒影。在神话中，男人可以成为疏离世俗生活的高高在上的天父，也可以成为与种植、医药、饮食等世俗化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地父；女人可以成为掌管生育与谷物生长的柔顺、阴暗的地母，也可以成为主宰他人命运的高高在上的天母。总之，在男人的禀赋中可能溶进习惯上认为是属于女人才性的内容，在女人的禀赋中也可能溶进习惯上认为是属于男人才性的内容。男人不是单向度的男性，女人也不是单向度的女性，男女两性都是难以确切地命名的。这是人类在一定时期内，对于什么是女人、什么是男人的认识。

对两性认识的演变总是在历史演进的条件下实现。随着男权文明时代的到来，对男女两性都具有“向对方的包容”的混沌认识，对男女两性交叉、渗透的创造能力的原始认

识，被维护男权文明的文化逐步剪裁和定型：男人是强大的，决定性的，是创造者、保护者和惩罚者，天空和太阳是他的象征，他具有像它们一样高尚与光明的品德以及其他一切善的品德；女人是柔弱的，从属的，是被创造和保护，也是因其恶行恶性而被惩罚的，她就像大地、月亮一样，在天空、太阳的对照下显得阴暗而神秘，甚至也具有不可理解的危险和罪恶。这就是男权文化勾勒出的男女两性的新意象。

中国的男权文化也同样如此。在影响了中国人数千年的早期哲学著作《易传》中，天地、尊卑、刚柔等等体现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分类序列中，就嵌入了“男女”这一被中国男权文化确定为对立面的概念。为了证明男权统治的合理性，为了更顺利地实施自己的统治，女人这个概念失去了内涵的丰富性，她只是作为男人的臣服者、侍奉者和异己力量而出现，她当初造人、补天的神力，被收缴一空。这样的哲学伦理定位，是最明显不过的政治话语。伴随着文化上的被重新命名，女性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也沦落到底：她是桃色的性，是不可理喻的异己，是凭借其“美”而生存的依附者，也是纺织烹饪的家庭奴隶，是败坏了男权江山的恶人，也是王位的阴谋篡夺者……她是被剥夺、被限定、被言说的人类次等生命，她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机会，成了“他人决定”的男权文明的历史文化中的牺牲品。

男权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途，但却不可能是永久的道路，因为它以牺牲和异化女性为代价，制造出了过度失衡的两性世界，离人类在神话时代就模糊认识到的全面人性越来越远。对于女性的长久压抑，从逻辑上讲，可

能导致两种局面：使女性们或者“在沉默中灭亡”——失去自己作为“完整的人”的声音而消解在男权的声音里，或者“在沉默中爆发”——突破重重围困而寻找迷失的自己，重塑自己的人格形象；而从事实上看，生命总是倾向着肯定自己，女性被久抑的自我肯定本能，正像埋藏过深的种子一样，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必然会破土而出。20世纪以来，女性的自我意识，缘借着民主声音的逐渐响亮，也受激于工业文明推进中所产生的种种世界性病端而觉醒，成为广受关注的人文新景观。一波又一波的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的浪潮，触动了已经具有惰性稳定的男权社会的神经，使人们对于两性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人们（尽管还不是普遍地同意）逐步接受了以下观点：女人与男人一样，在基于生理特性的比较稳定的基本特征之外，还有趋向于运动变化、向其对立面渗透的变形特征。就像由基本特征和变形特征构成了整个的男人一样，也是由这一者趋向稳定、一者趋向运动的两重特征构成了完整的女人。而正是变形特征的存在，才使男女两性的相互理解成为可能。如果坚持传统文化对男女性别特征的单向度认定，不仅会压抑男女两性自由发展自己的愿望，压抑他们的创造力，也将使男女两性一为火鼠，一为冰蚕，继续处在隔绝与对立的状态。

但女性自我意识在男权惰性抵制下的勉力觉醒，在中国和西方世界所走过的却是并不相同的道路。简单地说，西方世界是从对于男权统治的“文化穿刺”入手，对极端男权统治所造成的女性在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上的不合理处境作出描述和批判，在显示男权统治极大地压抑和斫伤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同时，重塑女性的人格，争取女性的社会权利和精神解

放。因为西方女权运动对于男权传统观念的有力冲击，在某些地方，“女性”这个概念甚至偏离了原来的意思，成了“叛逆”、“激进”、“反传统”的替代词。由此可见西方女性在穿刺男权文化、男权意识方面的巨大成绩。而在中国，女性解放的话题虽然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由秋瑾等一批心折西方的知识分子提出，女性解放本身却是拜社会主义革命之赐。“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标语，是作为一种政治口号来指导人们的行动的。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虽然收效甚速，使许多女性“不爱红妆爱武装”，甘做“用特殊材料做成的”“铁姑娘”，但却缺少对于旧有的男权文化传统的清理与批判，没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基础，全体社会成员对于女性的认识并没有提高，一旦遇到风吹草动，旧文化极容易沉渣泛起——新的既没有成长基础，旧的也只是暂时屈曲。同时，将男女“一刀切”的革命口号，又过度强调了构成女性的两重特征中的变形特征，而忽略了她的基本特征，在表面化地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的同时，造成了对其心灵的又一种压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放的国门，使经历了“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也经历了胜利果实几乎被旧观念吞噬的困惑的中国现代女性，看到了西方世界女性意识觉醒的生机勃勃风景，感到了这种“自上而下”的女权运动在改造社会的两性观念上的稳固而清晰的功效，于是受到启发和鼓舞，引进西方的女权主义观点，试图解决中国妇女解放缺少观念跟进与支持的问题。但这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却不是惟一的步骤，因为它依然缺少对于中国本土的男权文化传统的穿

透和清醒。中国的女性形象为什么会呈现为与西方女性有所不同的样子——她们为什么更缺乏主动性和自省力？中国的极端男权统治为什么会对于女性那样蛮横而无耻——缺少那种表面化尊重的骑士风度而更多性的衰玩与压迫？历史上的女性，为什么更容易屈从于男权文化的权威，甚至自愿写作《女诫》、《女范》等“专门女教教材”，帮助男权来压制和改造其他女性的灵魂？许多习焉不察的观念和教条，为什么还会对于现代中国的人们形成束缚和包围？不了解我们的过去，就不清楚我们的现在，如果不经对于中国独特的男权文化传统的透视，我们对中国女性与男性一样健全发展的希望，就将永远隔着苍茫烟霭，无法靠近。

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我们这些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人，愿做引玉之砖，撰写了这几部解剖中国男权文化的小书——“半边风景丛书”。与国内其他一些性别文化批判的著作相比，这套丛书的“中国特色”尤其显著：它所引述的材料具有中国历史的纵深性，因而也就显示出了一定的新颖性，所关注的具体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成的。它从文本分析、文化扫除、审美分析、精神透视等视角，对影响和改造了中国女性灵肉的中国男权文化进行了扫描和穿刺。

这套丛书在引述材料和表述观点方面，力求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兴趣。希望这套具有“小快灵”风格的丛书的出版，能增进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了兴趣，能推进我们的女性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并通过中国性别文化传统的解读，增进对于浸润于这一无色的“文化染缸”中的我们自己的了解——这最后一点，应该是文化

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从事这一研究的内在动力。

作为研究中国女性文化即男权文化传统的第一套丛书，又受限于时间和研究者的学力，本套丛书肯定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诚愿得到广大专家、学者及读者的批评指正。

邓红梅

2000年10月9日

目 录

第一章 食色性也——女性形象塑造动因分析(一)	(1)
一 对等的权力——“色性”论的本义考索	(3)
二 轻狂本色——“色性”论向男性特权的倾斜	(13)
三 薄命若斯——“色性”论笼罩下的女性	(30)
第二章 何事世人偏重色——女性形象塑造动因分析(二)	(42)
一 红袖添香夜读书——得意者的华采	(42)
二 一笑怜才原自有——失意者的慰藉	(53)
三 微斯人,吾谁与归——红颜知己	(64)
第三章 云解有情花解语——女性审美	(77)
一 倾城倾国——青春与美丽	(77)
二 迢迢不断如春水——绵绵之情与温婉之性	(89)
三 花柳上斗尖新——才艺双全	(102)
第四章 丹心寸意——女性状态	(114)
一 长相思,自守正——不思解放的情感奴隶	(114)
二 情归何处——热烈而迷惘的追求者	(124)
三 此恨绵绵——可敬的殉情者和可悲的殉道者	(135)
第五章 处处芳草——不同身份的女性形象	(145)
一 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发妻	(145)

二	柔和性气,天然慧质——侍妾	(156)
三	风流品行,缠绵心意——歌妓	(165)
第六章	此意谁得知——女性形象探本(一)	(177)
一	蓬莱烟霭——虚拟的红尘情人	(177)
二	待月西厢——梦呓里的闺阁知己	(188)
三	女子难养——假想中的男权之敌	(197)
第七章	主体的失落和扭曲——女性形象探本(二)	(213)
一	“东风”与“西风”之争——挣扎在生存的底线	(213)
二	自我实现——被剥夺的权利	(224)
结语		(235)
主要参考书目		(238)
后记		(240)

第一章

食色性也——女性形象塑造动因分析（一）

“食、色，性也”，出自生命自然的本能欲求，是结合男女两性关系的最原始、最重要的红线，也是激发文学创作关注异性的最根本动机之一。传统男性文学，特别是“情爱”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塑造大多以此为或隐或显的切入角度。由于特殊的国情，这个角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直被认为是充当着反正统与反传统文化的进步角色的。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礼教的国家，也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礼教与专制相结合，就会产生以扼杀人性为基本目标的社会行为，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而且越是基本的人性越要控制，因为它们往往是自然的、原始的，是粗糙的、放任的，既不容易受到约束，又特别容易对由专制和礼教交织而成的统治秩序构成威胁。“男”和“女”的问题是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一个方面。因为按照儒家基本经典之一《易》的理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

错。”男女既然是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序列的源头环节，那么，为了保证最高级别对下属诸层次的有效管理和统治，从根本抓起就是非常必要的了。于是种种“外言不入，内言不出”、“严男女之大防”、非礼勿动、勿听、勿言、勿视之类我们耳熟能详的条规相继蕃生，种种因此而引发的情爱悲剧也一再重复上演。

在这种情况下，“食色性也”的命题天然地具有了肯定人性的色彩，具有了冲破礼教、专制捆绑的意义。于是，不仅提出命题的孟子，这位本来就被视为儒家激进者的“亚圣”显示了更多的人情味儿，沾染了更多开通的、革命的色彩，而且凡是以此招牌为表现主题的文学作品，也都顺理成章地沾染上了反封建、反礼教专制的进步色彩。这几乎已经成为论述这方面问题的一个惯性思维。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惯性”是不错的。但是，过分地习惯于这样一个思维角度，无意中会使我们忽略掉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考虑到孟子提出他的命题的特定历史环境，考虑到男权文化为自己所建立的一系列特权，包括在两性关系上大开方便之门，这一“惯性”就显示出了将简单复杂化，将复杂简单化的偏斜：第一，不同时期的“食色性也”命题，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不可一概而论；第二，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演进中，男性实际上一直保留着“食色性也”的权利，丧失它的只是女性而已；第三，当男性特别利用孟子的命题来冲伐连他们也感到窒息的礼教专制束缚时，女性的权益并未同时引起足够的关注，因此，她们的境遇在整体上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有进一步沉落的危险。由此种种原因，被男性理所当然地作为女性关注之最原始切

入点的“食色性也”，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在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在文学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扮演的实在是一个一波三折的角色。

一 对等的权力 ——“色性”论的本义考索

孟子生活于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是各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时期，所以一方面，对不同阶层、群体、性别的言行举止的规定已经条分缕析地出现、试行；另一方面，原始社会男女交往、婚配的遗风尚有一定保留。这种混合状态，在春秋战国时的很多文献中都有所透露。比如《左传·成公十一年》中就记载，鲁宣公的弟弟娶妊，因为没有经过礼聘，宣公的夫人穆姜直到弟妇生下儿子以后，还不肯承认她是自己的妯娌。《战国策》里也有相似的故事。齐太史的女儿和齐襄王先有私情，而后成了齐国王后，但她的父亲却一直拒绝与她见面，把她当作家族的耻辱，并说：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己嫁出去的人，不是我的女儿！

这些故事中都明显地包含了两种行为、两种意识的交锋，而且就当时的情形看，恐怕“越轨”的一方还稍微占着一点优势。这里的“优势”并不是指个人力量、地位的对比，而是指对社会的影响面和影响力。因为行为的主体都是上层社会成员，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表明作为社会统治意识代表的群体，其内部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对于其他处于被控制地位的社会群体来讲，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无论是理论的渗透，还是行为的约束，都更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

的效果。又何况，在当时的上层社会群体中，不遵守为后世所奉行的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也并非偶然现象，像卫宣公娶其庶母夷姜，宣公庶子伯昭又在宣公死后娶其夫人宣姜，晋国赵衰娶其姨甥女，宋国的襄夫人希望和她的嫡孙公子鲍发生两性关系，齐襄公通于其同母异父的妹妹鲁国夫人文姜，还有屡见不鲜的父夺子妻等等之类事情，都频频见于《左传》的记载。而且，除了对像上述诸例中后两种这样婚姻之外的、属于“（私）通”范畴的行为表示了一定的不满倾向外，史书的撰写者对其他几个事件的叙述语气都比较平和，没有伴随指责其“淫乱”的议论，可见它们在当时是被社会所认可的。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春秋战国时期的男女交往还是比较随便、开放的。

当然，上面所提到的只是社会上层的情况。不过，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民间的状态只会更进一步。虽然不一定以乱交的方式出现，但男女交往拥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则是显然的。证明并不困难。记录先秦时期“行者歌其事，劳者歌其食”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很多例子。从那里面，我们既可以看到“礼”在强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更可以看到任情、自放的天真本色。《将仲子》是前者的代表，它写了一位少女面对心上人的大胆追求所产生的种种忧虑，担心着父母、兄弟、邻里知道以后，可能会产生的社会舆论压力。不过《诗经》中与之相类似的篇章并不多见。《溱洧》是后者的典型，它描写了仲春时节，少男、少女手持芍药在河畔相会的情景。其中女子的表现尤其大胆热烈：她主动向心仪的男子发出邀请，在对方婉转拒绝之后，依然不弃不舍地追击：“我们一起去河边吧，那里真的很好

玩的！”这首诗简直就是《周礼·地官》篇中所说风俗礼仪的形象注释：“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诗经》里表现男女情爱中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包含有同样的开放意识。

孟子的命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长期人类生活经验的积淀，使处于礼教初始时期的孟子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意识：人既可以拥有，也可以表现自己的本能欲求。当然单单是“食色性也”一语，并不构成孟子在这一方面的全部意见，它只是一半。在提出它的《孟子·告子上》中，没有对这句话作进一步阐发，但从《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另一段斩钉截铁的言辞，我们完全可以感受的到在孟子的理论体系里，这个命题绝不是无条件成立的，它有着不可或缺的前提：

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就是说，情欲是人的天性，但是天性的满足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矩，即“礼”。不遵循“礼”的男女交往，会受到也应该受到包括家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鄙视。很显然，“食色性也”和“须行以礼”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一体两面，两者相结合才是孟子的本意。而且就历史趋势看，孟子观点的重心所在是后者而非前者。他的动机是希望对自然人性的继续发展有所约束，这一态度和《礼记》一边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边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地构